

**MY MOTHER'S TONGUE**

By Jean-Baptiste PHOU

Translated by: Jennifer Lee, with support from Mekong Cultural Hub

**媽媽的語言**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我總是被語言之海環繞著。

我們家就是個真實版的巴別塔(譯註：巴別塔是舊約聖經中的故事，上帝為能更阻止人們建高塔通往天堂，讓人類開始說不同語言，因而無法溝通)，中文...廣東話...潮州話...海南話...以及柬埔寨語，在家裡面不時都可以聽見，我很驚嘆你和父親，能夠這麼輕鬆地在那些語言間轉換。

在這些語言中，你只教了我潮州話，這是中國南方的一種方言，這是你～我的媽媽，唯一傳授給我的語言，可以說，這是我的母語吧，畢竟是你傳給我的。

*同學：你好幸運喔，你會中文！*

*J-B：也不太算是會中文，我們在家不講中文，只講方言。*

*同學：還是算很幸運呀，你會講很多語言！*

我不覺得幸運

我偷偷羨慕那些只講一種語言的孩子，他們講的是他們父母的語言，在他們家，他們會幫孩子看功課，會一起討論各種事情。

在我們家，我們是不太說話的。

想有更深入的對話是不可能的，我只會講很簡單的潮州話，就像你的法語程度一樣，在我們家，我們講一種自己發明與拼湊的語言，只有我們才聽得懂。

大多時刻，是由沈默所組成的一種語言，  
然而，我有好多事想要問你。

像是你的爸媽～也就是我的外公和外婆，他們來自哪裡？我從來都不認識他們，  
你來法國前的生活是如何？因為你離開家鄉柬埔寨時，已經長大成人了，  
還有，為何你從來不教我說柬埔寨語呢？

那個你在學校學的柬埔寨語，哪個你天天都要從廣播節目上聽的柬埔寨語，你整天都跟你的  
姐妹、你的朋友聊天時用的柬埔寨語。

我可能永遠都不會有答案了，  
因為我沒有哪樣的詞彙可以向你問那些問題。

你教過我的一點點字彙，根本不足以讓我可以和你說話，更別說要和哪個世界互動，因此，  
就讓學校和法國系統去教我哪些你無法教我的，讓電視和書籍去補足我所匱乏的知識吧，代  
價就是，我和我自己疏離，我和你格格不入。

\*

(機場廣播聲)

我想探索新的世界，只會法語是不夠的，我發現我渴望新的字彙、新的語言以及新的方式去  
認識世界。

所以我持續探索不同的地方，除了你的家鄉：柬埔寨。

那個除了死亡和戰爭，你從不多提的地方，那個我逃避的地方，我對於你還回到哪裡居住的  
這件事，感到難以接受，因為那個地方似乎是所有苦難的根源。

\*

(街頭的聲音)

直到有一天，我也已經長大了，我決定前往哪裡落腳，每件事情都既陌生又熟悉，哪些聲音  
.....那些氣味....那些顏色....

我的身體為何記得那些我從未曾接觸過的感受？會不會是你什麼都不說，卻已經將哪些感受  
傳遞給我了嗎？

我曾刻意逃避的，是如今我想要理解的，是圍繞在我身邊的一切，我近乎饑渴地吞嚥所能接  
觸到的任何事物，只希望能更接近你，和你的家鄉。

(柬埔寨語不同的聲音)

為了能夠完成我想望的，我必須要能理解那個國家的語言，不然，我永遠無法觸及哪裡的人  
和文化。

倉促間，我就開始學柬埔寨語了

\*

J-B：我發不出哪些音

老師：“a”，“ě”，“ei”，“oě”，“oe”...這是‘â’的音群，字母表裡面有21個  
母音，因為每個音都有兩種發音方式，所以總共有40個音。

真是沒救了，

我在跟一個既難理解又難以發音的語言打仗，  
短母音、長母音、閉母音、平母音、雙母音，  
還有一大串的子音。

老師：你可以發這些音嗎？*chhnhoy chhnhanh*

*chhlang chhnanh men chanh chhlonh*(柬埔寨語發音)

真是個很難懂的語言，我完全記不起來，那些詭異的、複雜的字彙，還包括來自梵文、巴利文、法文的字源和外來語...就像鰻魚在石頭間悠遊滑行一樣，那些字彙也都從我腦中滑溜地跑光。

這令人費解的語言，令人無法學會讀和寫，要學會這世界上最長的字母表裡面的 74 個字母還不夠，根據不同的組合，子音的寫法會有變化，母音的發音也會不同。

老師：你看，我們有“kâ”這個音，如果在“kâ”後面放“a”，就變成了“ka”，如果和“kô”放在一起，就要唸成“kea”，同一個母音“a”，如果放到第一組的組合裡面，發音是“a”，放到第二個組合裡面，發音變成“ea”，依此類推，小孩子學的時候，全靠用心記起來，這是最難的部分了，即使是對柬埔寨人來說也很難的。

不管我怎麼努力，哪些字就是拒絕待在我的腦海中，他們就是消失無蹤，在拼寫的時候，還會有幾種不同的替代規則。

老師：所以當我教孩子們那些規則的時候，我告訴他們所有的變化都是對的，終究我們得很務實的理解：語言的目的，是拿來溝通的。

沒錯！語言的目的是溝通，說的時候不就是在重複我們所記得的，一連串順序正確的音罷了，我也學過其他的語言呀，柬埔寨語也是同樣的道理，我下定決心要征服這個難以駕馭的語言！

J-B: *chhlang chhnanh men chanh chhlonh*(柬埔寨語發音)

我終於有辦法說出完整的句子，  
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說給你聽。

\*

那天我們到一家當地餐館吃湯麵，我很興奮等下要讓你驚艷一下，等我們吃完以後，我對那個年輕的侍者說：侍者，帳單來，麻煩了。

你忽然說：這話我們不是這樣講的。

從你口中吐出的話，鋒利如刀，

你總是不吝指責我的錯誤，卻從來不教我到底該怎麼做，

之後，我就再也不在你面前說柬埔寨語。

\*

(歌曲聲)

我決定遠離你，我再也不需要你的認可，

我要忽視你的不情不願和批評，我要在微笑的國度安定下來。

你說這裏什麼也沒有，

如往常一般，你就只是批評，

漸漸地，這裡變成我的國家，

我浸淫在這裡的語言中，

這語言進入了我，帶來提升和改變，也改變了我和他人的關係，我們柬埔寨是一個大家庭，無論在正式或口語的說法裡面，都沒有「你」這個語彙，而是用親族關係的字眼來稱呼對方。

有一天，我剛好聽到你在和你的姐妹說話，我很驚訝地發現我聽得懂每一個字，終於，我吸收了這個語言，內化了它的音韻，能夠用它和他人對話了。

( “Champa Battambang” 歌曲聲)

\*

有些字彙我還是會說錯，每次要說柬埔寨語的時候還是得煞費苦心，我只在必要不可的情況下說，或是我硬逼自己的時候才說。

沒有人把我當作是他們的一份子，  
這個語言，永遠不會真正變成我的語言，就像是我已經失去的那一部分的自己，永遠無法感到完整。

這不僅僅是重複發出哪一串背下來的音的問題，  
這是關乎我作為柬埔寨人的身份認同，這一個總是被質疑的身份認同，在我自己的家庭四分五裂之際，我如何能宣稱我和這個柬埔寨大家庭的關係，這也關乎著，如何能消除最後一個阻礙我和你好好說話的關卡。

我們現在終於有一個共同的語言，  
讓我們可以溝通，  
我終於擁有了能向你提問的語彙，  
也得以聽到你的回答。

然而，那些字彙，從未到來。

( “Champa Battambang” 歌曲聲)

\*

我住在你的國家～柬埔寨，已經四年了，但我和你住在不同的城市，我只關注金邊，而你和爸爸住在海邊，西港的海邊。哪裡距離你長大的地方不遠，你在那裡還有舊識，還可以享受點日常的樂趣，我卻討厭那裡，我幾乎沒有去過那裡看你。

J-B: 喂？我正在忙。

每次你和爸爸到首都來，你都說要碰個面，我用盡各種理由搪塞拒絕：太累了，或是太忙了。其實，我不要你介入我和這個王國才正在萌芽與發展的關係中。

事實是，即便現在我們都住在這裡，我是你的四個孩子中唯一移居於此的，這些都無法使我們更親近一些，我們之間的鴻溝，其實更大了。

J-B: 現在是什麼情況？什麼？在哪裡？我馬上來。

\*

你本來就衰弱的身體，變得更糟了，他們把你放到擔架上，送到不同的診間做檢查，醫生喊我們進去，他的表情很嚴肅地說出一些可怕的事情：癌細胞轉移，癌症，沒有辦法治療了...沒有什麼可以做了，他這樣說著，說我們可以離開了，要我們給你打嗎啡，讓我們離開醫院。

我們試著尋找其他的選擇，但是各醫院都人滿為患，私人診所又過份昂貴，爸爸已經失去希望，他想聽醫生的建議帶你回家去，最後我們同意讓你待在首都的叔叔家。好幾天以來，你都處於神智不清或失去意識的情況，我被動地坐在房間的角落，遠遠地看著你在疼痛中呻吟。

忽然，一股不明的力量驅動我，決定親自來處理這些事情，我聘了一個照顧者，然後全心投入處理相關的事情。

在你面前說柬埔寨語時，我不再感到尷尬了，那些字從我口中傾瀉而出，你都有聽見嗎？好不容易待你恢復意識時，你卻有點不對勁了，說話顛三倒四地像個小孩子，但是你還是能切換不同的語言，這證明你還沒有完全迷糊。

直到他們試著讓你坐起來，不知道你是嚇到了，還是因為劇烈疼痛導致，還是兩者都有？你對著我尖聲求救：*我的孩子，你幫幫我！*

這是第一次你用柬埔寨語對我說話，你用柬埔寨語喊我「我的孩子」，這曾是我殷殷期盼聽到的話，此刻聽起來卻如此駭人，這是你正消逝中的訊號，除非，這是因為你終於決定放下你築的高牆，讓我進入。我整個人僵住，動不了，也說不出任何話。

你連續幾天臥床不起，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醫療照護、讓你活動、穿衣、吃飯.....你偶爾醒來，就會要求幫你打開收音機且讓你獨處。

\*

(電台播放聲音)

我把一切都暫時放在一邊，包括日常的事務，我們過去的爭吵，我每天都來到你床邊，我們幾乎不說話，我們之間的沉默，曾經讓我感到沉重無比，如今卻很自然，似乎也是很合理正常的。

然而有一天，你恢復了感知，也開始說話，你謝謝我為你做的事情，說我救了你一命，我再度感到說不出任何話來回應。

新醫生開出不同的處方，也許其實還有希望的，你需要回法國去做一些這裡無法進行的檢查，但是你現在的情況沒有辦法長途飛行，你的病症變嚴重了，癌細胞已經蔓延到你的骨骼、器官、皮膚和細胞。

你最小的女兒繞過了大半個地球，來到你的床前，每一個人都為了你而前來，我們像在永無止盡的舞蹈中奔走忙碌，為了確保你的情況能夠穩定到足以飛回法國。

同時，你則處在時而奮戰，時而投降，時好與時壞之間。



我也感到透支了，這無止盡的、毀滅性的情況，與家人間不止歇的紛爭，都讓我感到不知所措，我怕我會受不了，但是當你正在承受痛苦，我又怎麼能抱怨？儘管如此，我決定該離開你：我將先回去法國，照顧好我自己，同時也為你的抵達做準備。

向你道別前，我請大家都離開房間，我想要好好的和你說下話，但是你卻不斷地說著些不著邊際的話：*幫我跟家人打招呼...寄些照片給我...要好好照顧自己*。我明白了，我永遠也無法從你那裡得到更多，無論你是怎麼樣的你，我只能全然接受，於是我這樣回應你，這是我第一次，對你說出這樣的話：再見，媽，我愛你。

\*

(廣播的聲音)

現在我回到巴黎，這是我過去稱之為家的城市，我離開這裏兩年了，我跑去見朋友，我四處跑並再度充滿活力，如此地享受這一切的同時，我也因此感到內疚。

我為你的抵達準備著，有可能你隨時都會飛回來，醫院的病床已經安排好了，日期也都排好了，你要做的，就是恢復到比較好的狀態，然後登機。

\*

(唸誦聲)

就在你要飛回法國前，正要安排你進行相關的檢查的時候，你沒有醒過來，那天晚上，你的腦動脈破裂。

如果你能多活個幾天，也許我們就可以在你抵達法國後，把你給救回來？又或許，你的時候已經到了，而你決定要在你的家鄉嚥下最後一口氣？

哪天晚上，你的大體被送回西港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家人無法全部聚在一起，我們在兩地都替你舉辦了喪禮。

\*

師父：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此，想要向你道別，死亡結束了你在世的旅程，我們感到巨大的悲痛，你的離世使我們的心靈充滿悲傷，但是我們希望，你在另外一個充滿愛與快樂的世界中，得以展開新的旅程。生命只在轉瞬間，我們祈求菩薩帶領你，生後安息。

(柬埔寨語的念誦)

\*

在 13 區的街道間穿梭著，尋找我童年時期的氣味、聲音，關於孩提時候的記憶，關於你的記憶，那些簡樸而快樂的時刻，我感到自己在其間載浮載沈，失去了現實感，對周遭的一切，感到空白、不真實及荒謬。

\*

這土地無法讓我感到安定，我的家鄉在呼喚我，那裡才是我想落地生根的地方，即使你曾努力讓我遠離哪裡，你是為了保護我？還是要保護你自己？我將永不得知。現在你已離世，也把所有的秘密都帶走了，當我悼念你，我亦哀悼著那些我永不得知的答案。

\*

(潮州話的喪禮儀式聲)

當旅行限制鬆綁，我打算前往你海邊的小房子，和爸爸及你最小的女兒，一起參加為期七週的儀式，根據中華文化的傳統觀念，這是你的靈魂，在離開俗世即將前往另外的世界前，在人世間最後的時刻。

(柬埔寨語交談聲)

我們祈求及燃燒哪些將隨你前往新家的物品：紙紮的房屋、車子，和紙錢...  
隨著火焰的跳動，煙霧散盡，祈願他們都順利抵達你所在之處，無論你此刻在哪。

\*

我繼續著在你的家鄉的旅程，現在，那裡也是我的家鄉了，在你說的幾個語言中的柬埔寨語，如今，也是我的語言了，無論我曾如何祈求方能獲得，這遺產現已永存且長駐於我了。

你的記憶也都在，  
就像你的聲音持續地迴盪著，  
雖然我無法聽見你的聲調，  
但你的話，你的語言～也是我們的語言，你一直以來說著的那些重要的事情，都在。

\*

媽媽：J-B，媽媽今天在金邊，爸爸想知道你有時間和我們吃個晚餐嗎？你再打給媽媽。

媽媽：J-B，好久沒有看到你了，媽媽有想你。

媽媽：J-B...你今天生日，媽媽有記得，生日快樂，媽媽的親愛的，你今晚有沒要去哪慶祝？讓媽媽親一個，大大地親你一下。